

《元曲選圖》與元雜劇的題目正名

程有慶

內容提要：本文探究《元曲選》插圖的由來，比勘了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和《元曲選》所收部分元人雜劇題目正名文字的異同。

關鍵詞：元曲選 元雜劇 題目正名 鄭振鐸 版畫 插圖

《元曲選圖》是《元曲選》一書的附圖，所以嚴格說來，它不能算是一個書名，至少不能算作一個標準的古籍書名。然而，由於珍本古籍的特殊性以及《元曲選》插圖本身的藝術魅力和影響，《元曲選圖》終以一個獨立的書名進入了古籍書目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書中，就收錄了一部鄭振鐸先生舊藏的明刻本《元曲選圖》。鄭振鐸先生是特別注意收藏通俗文學和古代版畫的藏書家，著有《中國俗文學史》和《中國古代版畫史》，對通俗文學及古代版畫均有精闢論述。本文為觀看鄭先生舊藏《元曲選圖》引發的思考，今略加考證，簡率成文，謹表達對鄭振鐸先生的深切緬懷與紀念^①。

《元曲選》一百卷，明代臧懋循選編，現存明萬曆刻本。原書有目錄，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集，每集收十種戲曲，共收劇一百種，又名《元人百種曲》^②。其中元人雜劇九十四種，元明時期劇作六種。每劇之首冠有精美插圖兩幅，全書插圖多達二百幅。如要看全所有圖像，則需把全書細翻一遍，頗為不易。早年因注意戲曲版畫，曾打開鄭振鐸先生舊藏的《元曲選圖》觀賞，由此發現書中圖像不止二百幅，想到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等小說插圖，每回一或二圖，多是固定不變更的，《元曲選》一百種戲曲，如果每劇兩圖，應該 200 幅，何以不是整 200 幅圖而要多出一些呢？我甚至有過原書收劇可能不止一百種的懷疑。經翻檢調查，才搞清楚《元曲選》圖像多少的緣由。

具體情況是，《元曲選》確實收劇一百部，其中的 12 部劇作各有 4 幅圖像，其餘 88 劇均為 2 幅圖像，加起來總共有圖 224 幅。可為什麼會有 2 幅圖和 4 幅圖的區別呢？原來，元代雜劇的一個重要特點，是一般在劇尾要用兩句話來標明本劇的題目與正名，如《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》的末尾題作：“題目：沉黑江明妃青塚恨，正名：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。”《馮玉蘭夜月泣江舟》尾題作：“題目：金御史清霜飛白簡，正名：馮玉蘭夜月泣江舟。”也有四句話說明題目與正名的。《元曲選》所收元人雜劇中，有 88 劇用兩句話標明題目、正名，另 12 劇用四句話說明題目、正名。《元曲選》的插圖，正是根據每種雜劇的題目和正名進行繪製的。題目、正名各為一句話的，繪 2 圖；題目、正名各為兩句話的，繪 4 圖。這也正是《元曲選》224 幅插圖的緣由所在。為便於讀者研究

參考，現將收4幅插圖的12部雜劇名稱及圖像名稱抄列如下：

第21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：安祿山反叛兵戈舉，陳玄禮拆散鸞鳳侶。楊貴妃曉日荔枝香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。

第31《陶學士醉寫風光好》：宋齊丘明識親詞藻，韓熙載暗遺閑花草。秦弱蘭羞寄斷腸詩，陶學士醉寫風光好。

第36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：徐神翁斜纜釣魚舟，漢鍾離翻作抱官囚。郭上竈雙赴靈虛殿，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。

第37《包待制三勘蝴蝶夢》：葛黃親挾勢行兇橫，趙頑驢偷馬殘生送。王婆婆賢德撫前兒，包待制三勘蝴蝶夢。

第39《河南府張鼎勘頭巾》：趙令史爲吏見錢親，王小二好鬥禍臨身。望京店莊家索冷債，河南府張鼎勘頭巾。

第42《西華山陳搏高臥》：識真主汴梁賣課，念故知徵賢敕佐。寅賓館天使遮留，西華山陳搏高臥。

第58《鄭孔目風雪酷寒亭》：後堯婆淫亂辱門庭，潑姦夫狙詐占風情。護橋龍邂逅荒山道，鄭孔目風雪酷寒亭。

第68《呂洞賓三度城南柳》：岳陽樓自造仙家酒，截頭渡得遇垂綸叟。西王母重餐天上桃，呂洞賓三度城南柳。

第72《杜蕊娘智賞金錢池》：韓解元輕負赴花月約，老虔婆故阻燕鶯期。石好問復任濟南府，杜蕊娘智賞金錢池。

第78《劉晨阮肇誤入桃源》：太白金星降臨凡世，紫簫玉女夙有良緣。青衣童子報知仙境，劉晨阮肇誤入桃源。

第79《張孔目智勘魔合羅》：李文道毒藥擺哥哥，蕭令史暗裏得錢多。高老兒屈下河南府，張平叔智勘魔合羅。

第88《蕭淑蘭情寄菩薩蠻》：賢嫂嫂成合金貫鎖，親哥哥配上玉連環。張世英飽存君子志，蕭淑蘭情寄菩薩蠻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上列各劇，有11種劇作圖像說明與各劇尾題的題目、正名的文字相同^③。例外的是第36種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，它的尾題祇有兩句，題目作“郭上竈雙赴靈虛殿”，正名作“呂洞賓三醉岳陽樓”。按理說，此劇的插圖就應該祇有兩幅。而多出的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，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二圖的文句，不知何出？我們把《元曲選圖》的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二圖歸入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雜劇，是根據《元曲選》的繪圖規律及其圖像在書中所排列的位置推定的。況且，國家圖書館藏吳梅舊藏明刻本《元曲選》，第36種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劇首即附上有列四幅插圖，因而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二圖的歸屬應該有其自身的合理性。儘管如此，仍不免讓人疑竇叢生。因為《元曲選》的插圖是根據雜劇的題目、正名進行繪製的，照理說，既然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這兩句話不見於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雜劇，也就不應該有這兩幅圖像。要證明這兩幅圖確實屬於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，祇有爲之假設一種可能，即《元曲選》的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雜劇初稿原有這兩句文字，但後來被臧懋循刪去了，以

至造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結果。然而，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兩句文字的內容與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的劇情之間似無必然的聯繫，所以，這樣的假設總感覺過於牽強。

如果我們相信上面的假設難於成立，是否可以做另一種推測，即：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兩句話，原本與《元曲選》包括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在內的100種雜劇無關，實際它是來源於《元曲選》之外的某一種雜劇的尾題。也就是說，《元曲選》的這兩幅圖像，屬於他書內容的誤植，實際也是《元曲選》圖像刊印工作中的一個失誤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收錄浙江圖書館藏明刊《元曲選》，書首所附插圖222幅，其中所闕失的，正是第36劇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的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二圖。結合上述，我們有理由說這個現象絕非偶然。因為如果不是有人意識到此二圖與《元曲選》內容無關，它們自己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“舞臺”的。

以上分析如果可以成立，那也就意味着，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”、“漢鍾離翻作抱官囚”這兩幅《元曲選》插圖，隱隱地向我們透露了一種曾經存在的早期雜劇的內容信息。因為從現存的元人雜劇看，祇要有尾題的“題目”和“正名”，就說明曾經有過這種雜劇的存在。同時，這個現象也印證了臧懋循編《元曲選》時，對哪些雜劇作品入選，確是經過精心選擇的。茲引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及《元曲選》劇作數例，對尾題情況略作說明。

元刊本《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》末尾有正名：“雙鶯燕暗爭春，詐妮子調風月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關目全蕭何追韓信》末有題目：“霸王垓下別虞姬，高皇親掛元戎印；漂母風雪歎王孫，蕭何月夜追韓信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的本薛仁貴衣錦還鄉關目全》題目：“白袍將朝中隱福，黑心賊雪上加霜”，正名：“唐太宗招賢納士，薛仁貴衣錦還鄉。”《元曲選》此劇題目：“徐懋功比射轅門”，正名：“薛仁貴榮歸故里。”

元刊本《趙氏孤兒》雜劇尾有正名：“韓厥救捨命烈士，陳英說妒賢送子；義逢義公孫杵臼，冤報冤趙氏孤兒。”《元曲選》此劇題目：“公孫杵臼恥勘問”，正名：“趙氏孤兒大報仇。”

元刊本《三度任風子》劇尾有題目：“為神仙休了腳頭妻，菜園中摔殺親兒死；王祖師雙赴玉虛宮，馬丹陽三度任風子。”《元曲選》此劇作：“甘河鎮一地斷葦腥，馬丹陽三度任風子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關目看錢奴買冤家債主》尾有題目：“疏財漢典孝子順孫。”《元曲選》此劇題目：“窮秀才賣嫡全兒男”，正名：“看錢奴買冤家債主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關目陳季卿悟道竹葉舟》題目、正名為：“呂純陽顯化滄浪夢，陳季卿悟道竹葉舟。”《元曲選》此劇“悟道”作“悟上”，與元刊本僅一字之差。

元刊本《新刊關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》尾有題目：“張子房附耳妒隋何”，正名：“漢高皇濯足氣英布。”此本劇名提到“關目”，然未見關目文字。《元曲選》此劇題目：“隋大夫銜命使九江”，正名：“漢高祖濯足氣英布。”

元刊本《新刊的本太華山陳搏高臥》題下標明：“關目全”，但卷尾未見關目。《元

曲選》此劇題目：“識真主汴梁賣課，念故知徵賢敕佐。”正名：“寅賓館天使遮留，西華山陳搏高臥。”

《元曲選》第69劇《須賈大夫諱范叔》題目：“須賈大夫諱范叔”，正名：“張祿丞相報魏齊。”第75劇《兩軍師隔江鬥智》題目：“兩軍師隔江鬥智”，正名：“劉玄德巧合良緣。”《元曲選》所收雜劇一般均以尾題末句為劇名，獨此二劇以上句取名，十分少見。

國家圖書館藏吳梅校跋《歌代嘯》抄本，首有明沖和居士《凡例》云：“今曲於傳奇之首，總序大綱曰：開場。元曲於齣內或齣外，另有小令曰楔子。至曲盡，又別有正名，或四句，或二句，隱括劇意，亦略開場相似。”從現存元代雜劇尾題看，沖和居士所言是符合實際的。但若以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和明刊《元曲選》所收相同雜劇作比較，則多有不同。看來，臧懋循對所其選元代雜劇究竟作了多少潤色、修改，仍是一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課題。

注釋：

- ①本文為紀念鄭振鐸先生誕辰一百一十週年而作。因倉促為文，謬誤難免，不當之處，敬請方家賜正。
- ②關於《元曲選》版本問題，參見拙作《明刊〈元曲選〉版本贅言》（《藏書家》第16輯）一文。
- ③個別文字微異，不贅錄。